

第一最好不相见，如此便可不相恋。  
第二最好不相知，如此便可不相思。  
第三最好不相伴，如此便可不相欠。  
第四最好不相惜，如此便可不相忆。  
第五最好不相爱，如此便可不相弃。  
第六最好不相对，如此便可不相会。  
第七最好不相误，如此便可不相负。  
第八最好不相许，如此便可不相续。  
第九最好不相依，如此便可不相偎。  
第十最好不相遇，如此便可不相聚。  
但曾相见便相知，相见何如不见时。  
安得与君相诀绝，免教生死作相思。

——仓央嘉措

策划编辑：李 影

责任编辑：李 影

封面设计：布克广告  
18610050028



上架建议：婚姻家庭

ISBN 978-7-121-11968-2



9 787121 119682 >

定价：29.90元

陡什么陡？错过这次，哪来的机会了？你不用担心钱，你没听说那谁为了提林业局副局长把自己家楼都给卖了吗？钱从你妈家拿点，再找二姨她们借点，实在不行就用公积金贷款，曲文红坚决地说道。金戈有些奇怪，以往曲文红不这样啊，对名利她向来看得很淡泊，从不苦心经营，今天怎么了？金戈笑了，说，媳妇，今天怎么比我还官迷？你就不怕我当了官不要你了？

曲文红确实是受了点刺激，今天上午她无意中得知曲斌的妻子是一个副局级领导，不知怎的她听到这个消息后很不好受，心中总觉得有些发闷发堵，虽知丈夫是在开玩笑，但曲文红还是忍不住勃然变色，有能耐你现在就不要我！跟你说正经事呢，怎么那么多屁话？不愿干，明天校长也别干了！

至于嘛，什么事情都没有，再说自己也没错啊，用得着发这么大的火？金戈顿觉好没意思，自顾讪笑一下，把眼睛挪向别处，每当这个时候他都想哭，只是憋着让眼泪在心里暗暗地流，场面一时很尴尬。曲文红也发觉自己的话过分了一些，她看丈夫一眼，口气一转：金戈，别人的事想让我管我还不干呢，你不走上从政这条道了嘛，既然干了就没有后退的路，要不当初就别干，你说是吧？

好了，别说了，我有点不舒服，金戈站起来向卧室走去，看见他捂着左胸口脸色不对，曲文红遂不敢再多言，转身走进厨房，心中不止是生气，更多的则是一份失意。金戈一直躺到曲文红母女走后很久才起来，到厨房随便吃了一口后便转身坐在电脑桌前，住院以来，他还是第一次上网。

首先来到自己所写小说的页面，果如预料，有不少催文和责骂的留言，他忙登录发则公告道歉，然后又传了五个新章节，原打算静心写点东西，可又有些坐不住，遂打消此想法。接着他浏览 SH 阳光的空间，主人不在线上，并且一篇新博文也没有，同他一样也有不少人在问候，金戈禁不住摇摇头，知道辛仪是因为自己才没时间打理这里，脑海中顿时浮现出住院时与辛仪在一起的一幕幕……

他以最快速度登录自己的空间并给辛仪写了一封信，信很短，只有十一个字——丫头：晚六点半，到站前广场。

晚饭后，金戈对曲文红说下楼走走，因为中午的事曲文红没说过多的话，只叮嘱他别走太远。

耐烦地打断道。好，爸爸这就走，金戈摸摸女儿的头，怎么，你旁边还有人啊？辛仪有点意外地问道。哦，我闺女，金戈忙答道。快领着她回家吧，今晚我上空间，辛仪叹口气。

金戈嗯一声满怀喜悦地挂断电话。

像以往一样，晚饭后金戈坐在电脑前动手写着东西。没过多大一会儿曲文红端着一杯咖啡走了进来。谢谢媳妇！金戈有些意外，立时仰起脸说道。曲文红平日不赞同他喝咖啡，说这个对身体不好，想不到今晚竟亲自为他冲了一杯，这叫他有些受宠若惊。我想跟你说件事，曲文红眨下眼在一旁坐了下来。媳妇啥事说！金戈忙把身子转过来，什么大不了的事还这样严肃？他有些想笑。

你单位是不是有个叫周跃贺的老师？曲文红斟酌着词句问道。对啊，中学部教历史的，你问她干啥？金戈有些纳闷，媳妇突然之间怎么会提起她？她今年想评高级职称问你行不行，曲文红轻咳一声说道。啥？评职称是九月份的事，还有好几个月呢，见过下手早的人，但还没看见过这么早的！可她一个历史老师——不行！那么多班主任呢，各方面条件她没法跟别人比，金戈一口回绝道。

不就是因为不够才找你嘛，要是够了找你干啥？曲文红白了丈夫一眼。媳妇，别的事都好整，这事指定不行！我们都有严格的评比条件和过程，金戈的态度非常坚决。职称的事在学校中最被老师们看重和关注，关系到教师的切身利益，历来都是学校最敏感的一个问题，自从金戈当一把手以来，学校这么多年从来没在这件事上出现过任何差错，怪不得媳妇今天行为有些反常，原来是为了这个。

你不校长吗？给想想啥招，曲文红叹了口气，知道这事叫丈夫很为难，原本自己也不想开口，但也是没有办法。招？媳妇，说实话，想要硬整不是不行，可以提前把她的获奖证书和业绩啥的拿出来看看，到时针对这些我组织召开会议，对学校原有的评审方案做些修改，然后再给评审小组的各个评委单独谈话，说下我的意图，到最后她指定能上去。但是，你说要是这样整，叫那些脚踏实地干活的老师怎么想？我这个校长还想不想干了？金戈大声说道。

喊什么喊？有你说的这样严重吗？我也听说过别的中学评职称是怎么回事，一个高级教师两万，谁不知道啊？哪个当校长的每年评职称时不整个五万六万的？就你吧一本正经的！一把手都让你干瞎了，

就止步，要是态度不好，我会让你家她不仅衣着，而且连首饰都跟我一模一样，你说怎么办吧？辛仪止住笑语气又一变。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要我说干脆别费那么大劲了，要不你人直接过来算了，金戈满不在乎地笑了。

哎，辛仪你小心点车，说笑之间金戈耳轮中听见电话那头有汽车的鸣笛声。没事，我在过马路呢，辛仪似在向两旁观看，好了，没事了，过了一会儿她说道。不跟你说了，你上楼吧，他知道辛仪过完这个马路就到单位门口了。好，再见，辛仪挂断电话。

憋了一夜，现在终于把想说的话全给说出来了！金戈长嘘口气，心中轻快了许多，放下电话他急忙走出办公室。

## 第十五章 家长闹事

第二天来到单位处理完几件事后已是八点半钟，知道这个时间辛仪已在单位，金戈走下楼打车来到自家楼下超市，买了整整一纸箱的糖葫芦。

当他抱着纸箱来到市人民医院时，却不见辛仪。来找辛主任啊，她刚接个电话出去了，外面的一个小护士看他一眼说道。金校长手里拿的什么啊？是好吃的吗？另一个面孔有些熟悉的女医生笑孜孜地问道。因为住过一段时间院和辛仪关系的缘故，这个科室的医护人员大多都认识他，金戈抬头笑笑说，没什么，她什么时候能回来？一旁一直在忙着一个年纪很大的医生此时转过头说，不知道，你要着急就给她打电话，不急你就等一会儿，要不你把箱子放在这等她回来我给她。金戈知道她同辛仪的关系很好，想想把纸箱递了过去说，那就麻烦你了。老医生接过来锁进一旁的柜子中，转过身说道，你再给她打个电话。

金戈点点头，向辛仪的办公室看了两眼，原打算看看辛仪摆在窗台的那盆花，看来只好改天了，要是自己早来十来分钟或许辛仪就在，他叹口气告辞后打车回到单位。

刚坐下不久，就接到辛仪的电话：金大校长，现在你在哪呢？到我这为什么不提前告诉一声？有事吗？

我在办公室，还以为一大早你能在单位呢，哎，外屋大姐没把一

停顿了一会儿说，想，如果真那样的话，等我闺女长大成人了，我把我爸我妈送走了，我就自己找个偏僻的地方一呆，万念俱灰，了此一生。

知道他说的是真心话，知道依自己对他秉性的了解，相信这种举动他或许会做出来，但未来很漫长，漫长的事又有谁能说得清呢？想到这里辛仪有份惆怅，转念一想，对于未可知的事情下如此心思未免有些好笑，她语气一转大声说，真的？你看你，怎么说的跟生离死别似的？放心吧，我还要给你唱歌呢，还要看你写的书出版，看你老的时候难看的样呢，我不会出事，我保证！但我出院以后你一定对我要再好一些行不？

金戈一愣说，再好一些怎么好？难道现在不好？你告诉我怎么才算好？好吗？辛仪笑了，说，到底是作家，说话跟绕口令似的，我不管！反正要比现在好，你看着办！金戈点头说，如果我的书真的出版了，我，我一定请你吃饭怎么样？辛仪摇头，不行，吃饭不好，我不干。金戈有些为难想想说，那我给你送花吧，送很多很多的鲜花，叫花店的服务员排着队去，你看行吗？辛仪呵呵笑起来说，送花？你给我送什么花啊，别人问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要给我送花我怎么说？金戈挠挠头说，好说啊，就说是你初中追你未遂的一个男同学，要不，说是仰慕你的一个男患者，怎么说不行啊。辛仪大笑不止，笑没多久想起了什么，叹口气语气一转，可惜，当初把去伊春的车票留下好了。从伊春回来，下车的时候金戈把两人的来返车票顺手扔进了垃圾箱。

辛仪突然间想起这件事令金戈感到奇怪，他说，留它干什么？这有什么，离这么近，什么时候想去就去呗，哎，辛仪，将来我要写书挣了钱，就领你到西藏，到时我买两张飞机票你要不要？

真的？要，当然要，我等着，不过你可得快一点，辛仪欣喜地说道，所以啊，这次，就算不为你自己，也要为我好好地比原先还好的给我回来，要不看我，看我不揍你！金戈语气一转。辛仪笑了，说，行，为了花啊飞机票啊我一定好好的，放心吧。

现在说的都是将来的事，眼下事怎么办？两人无语。过了一会儿金戈脑中突然灵光一闪，辛仪，要不这样，过四五天你不到哈尔滨做手术嘛，我明晚带毕业班老师去苏杭，到地方以后我就马上回来，在哈尔滨住下，正好能赶上你手术，做的时候我虽不能在你身边但可以

辛仪，你现在怎么样了？嗓子好了吗？上班了吗？这么长时间怎么一直没消息，出什么事了吗？有太多的问题要问，金戈的话像连珠炮一般键盘打得劈啪作响。呵呵，我已经上班了，领导很照顾叫我只上半天的，我嗓子没事了，挺好的，别担心，对了，你把最后的文稿发到这里来吧，我给你看一遍，辛仪写道。

你嗓子真没事了？能说话了吗？金戈仍按照自己的思路问道，他把这两句话复制了几十遍一起给发了过去。真没事，能，看完信很久后辛仪做了回复。那，你能把手机打开让我听听你的声音吗？金戈要求道。

不能！辛仪断然拒绝。为什么？金戈喊了起来，很长时间辛仪不说话，我只听一句，好吗？金戈又央求道，又过了一会儿辛仪嗯一声。好，我现在就打！金戈欣喜若狂，拿过手机有些颤抖地开始拨号，果然那头的电话通了，喂，辛仪，他压着嗓子低声聆听，你好，那头传来辛仪的声音，虽然较原先的有些粗厚，但也很清脆，也很熟悉和亲切。有些失望了？我的声音没吓着你吧？是不是特别难听？辛仪说道。没有，不是，你的声音跟原来的没太大区别，挺好听的，真的，金戈忙说道。喂，你对我还会像以前那样吗？辛仪又问道。金戈一股热血冲上脑门，他大声说，丫头，告诉你，别说你嗓子没什么事，就是真的哑了说不出话了，我保证，算了，不说了，你应该知道我的意思。

不知道！不，你说！辛仪坚持道。辛仪，别说你嗓子有这点小变化，就是，就是有个什么的，我保证一辈子对你至少跟原来一样好，金戈幽幽说道。辛仪一时有些感动，揉揉鼻子清咳两声。

辛仪，对了，现在你嗓子疼不疼？吃饭喝水没啥事吧？虽然在邮箱中辛仪已向他告知了嗓子恢复很好的情况，但金戈还是忍不住想通过辛仪的口亲自证实一下。嗯，好了，除了感到发音有些不一样外，其他跟原先没啥区别，真的，辛仪轻声说道。那，辛大人，哪天我请你吃饭吧，就算道喜，能给面子不？金戈语气一变。吃什么饭啊，大夫说要休三个月呢，像辣椒葱蒜酒辛辣冷的凉的都不能吃，攒着，等我能吃的时候你好好地请请我，辛仪说道。是这样，金戈有些失望，哎，不吃饭也行，能看吧，过一段时间，十一我们去伊春看五花山行不？他又猛然想起来，你不知道，看五花山有讲究，早了不行晚了不中，太早，还没长好，太晚就败了，十月五六号去正好，他继续说道。

## 第二十九章 那个男人是谁

一切还真让金戈猜中了，辛仪确实有不顺心的事——前天，她发现自己又怀孕了！上个月大姨妈没来时，她没往这方面想，直到有了一些呕吐反应，她才觉得不好，结果一查还真是。对于性，她并不是很热衷，甚至还有些冷淡，只是为人妻不得不尽义务而已，即使这样，一个月也只有一次到两次左右，没想到上次马国维没带套竟惹下这么大的祸。

再次怀孕令她想了很多，想自己与马国维之间的情感，想自己与金戈之间的一切，她觉得对不起马国维，同时也对不起金戈。她想找个机会把自己与金戈的事原原本本地告诉马国维，如果马国维能原谅她，能相信她，与她不争不吵，那她就与金戈彻底断绝关系永不来往，而与丈夫踏踏实实地过日子。虽然说没有爱的婚姻是不道德的，但纵观天下又有几人的婚姻是道德的？婚姻除了爱还有其他别的东西，为此她愿意委屈自己。

如果马国维说不行，那任打任骂就由着他，然后跟马国维离婚。当然，离了婚之后她不会去找金戈，她不想做一位破坏他人家庭幸福的坏女人，她甚至都不会把自己离婚的事告诉金戈。一切皆有定数，今生若真有缘分，她相信在某一时金戈会自己走过来。今天中午接到邀请时她还犹豫了很久到底应不应该来，原本想见了面后说不再相见之事，但看金戈的样子好几次都不忍说出口。

欢乐之所瞬间变成悲伤之地，她实在不想破坏现在的这种气氛，实在不想看到金戈痛苦的样子。算了，这样的话还是不说的好，回去以后慢慢断绝来往就是，她暗暗打定了主意。现在明白了，为什么那么多的有情人在分手之时都很委婉都不直接说出原因，原来这样做是有一定客观道理的。

来，多吃点菜，金戈见她很久都不说话，站起来夹起一些菜放在她面前的小碟子中。我自己来，辛仪忙把碟子递出来。你怎么了？不舒服啊？金戈装作漫不经心地问道。最近我家他生意上出了点问题，没事，辛仪说道。金戈哦一声，两人在一起辛仪从来不说有关丈夫的事，金戈也从来不问，马国维长什么样至今金戈都不知道。我，能帮

怎么的？别，就算最后一次陪我吃顿饭行吗？曲斌眼中露出祈求的神色，想起以往的情义曲文红的手又缩了回来，两人无语，一时房间里很静。曲姐，说真话，没有你我也会迟早离婚，迟早离开这的，曲斌过了一会说道，这些年我早就受够了，在人屋檐下，委曲求全，一点男人的自尊都没有，窝囊死了，他叹口气。曲斌爱人的情况曲文红知道得并不多，只听曲斌说过好像是个厅级领导，比他大四岁，除此之外，像叫什么名字、在哪上班等曲文红是一概不知。她心里压根也不想了解这些，曲斌与自己媳妇社会地位相差那么大，平日心里不平衡或遭些世俗偏见想想也很平常，只要不是因为自己就行，曲文红缓了口气。

离婚的事你要想好了，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差不多就行，她虽然不想掺入其中但还是忍不住劝道。

姐，这个想法我早就有了，说心里话，碰见你以后就更坚决了，真的，撒谎我不是人，唉，要是八年前能碰见你就好了，认命了，曲斌痛苦地摇摇头。哎，你怎么又来了？再说我走了，曲文红脸色一变，自己说什么也不能成为遭人骂的第三者。再说虽然跟曲斌在一起有时会有丈夫所不能带给自己的快乐，但心里从没想过跟丈夫离婚而跟曲斌结婚的事，八年前有个屁用，自己十多年前就结婚了，她暗笑。

姐，你别生气，姐，我不说了不行吗？曲斌忙赔笑。你打算去哪啊？曲文红语气一转。什么去哪？曲斌有些没听明白，此时服务员把做好的菜端了上来，你不要去外地吗？曲文红又说道。曲斌哦一声，还没想好呢，他边忙着倒啤酒边说道。哎，今天我就一杯啊，见曲斌给自己也满上了，原本不打算喝酒的曲文红连忙声明道。行，姐，你少喝，剩下都是我的行不？曲斌起身把酒杯放到她面前，姐，管你叫姐也一年多了吧，别的不说了，咱姐弟俩干一个怎么样？曲斌回身举起自己的酒杯，一年多的种种往事如电影一般顿时浮现在眼前。曲文红一时有些呆住，曲斌向她笑笑，与她的杯子碰一下后一口干尽了杯中酒。曲文红想不到一生中能与曲斌相识，又想不到他会离开这里，暗自摇下头，默默端起自己的杯也几口喝掉了杯中的酒。

姐，真够意思，来，吃口菜，曲斌很高兴，举起酒瓶把酒又倒入了曲文红的杯中。一杯酒下肚后，腹部有些发胀，一股气冲上来，曲文红把它强压了下去，不行了，我不能喝了，她对曲斌摆摆手，随之



家一看，果然这块玉观音的中央缺了一小块，仔细看坑的周围还有几条白色纹路，众人恍然大悟。这可是救命的玉啊，高个民警由衷地说道。可不，要是第一刀实实在在地捅上，后果就不是这样了！矮个民警点头。金戈也非常感慨，想不到戴在脖子上的这块佩玉竟在关键时刻救了自己一命，看来，信佛不白信啊。

大家也都庆幸不已。哎，金戈，你说那人攘了你三刀，那第三刀攘哪了？过了一会儿，曲文红忽然想起来。

就是！其他人也想起来，又一起把目光向金戈看过去，第三刀也攘肚子上了，金戈低头去摸自己腹部。不对，刚才我看得非常清楚，就一刀，辛仪摇头。难道两刀攘一块了？曲文红有些不确定地说道，差不多，两刀要相差不远，刀口就一定不太明显，容易看错了，高个民警附和道。不可能！我看好几遍，错不了！辛仪显然对民警的回答很不认同，以一种十分肯定的语气否定道。

对于各种刀口平日辛仪见得多了，她这样说了就一定是对的，既然这样那第三刀跑哪里去了？不会也被那块玉观音挡了一下吧，众人很是奇怪。对了，第三刀好像攘裤腰带上了，此时金戈想了起来。什么？这也太巧了吧？其他人觉得不可思议，裤腰带在哪呢？快找来看看！曲文红忙把挂在一旁的金戈裤子摘过来，大家翻看起来，果然在这条纯牛皮的裤腰带上发现了一个刀扎的痕迹。奇迹！真是奇迹！干公安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事！高个民警说道。对啊，要不是亲眼看到，怎么说也不相信，金校长，你得摆两桌啊，矮个民警说道。

金戈——曲文红的眼泪落了下来，一旁的辛仪眼睛也红了。大家都很清楚，看来持刀者今天的本意就是想要金戈的性命，要不是这块玉观音和这条皮腰带，金戈此时怕已没有机会同大家说话了，他是大难不死啊。这都是因为校长人好，平常总做好事了，是吧，嫂子？于大峰安慰道。对了，金校长，你把当时的情况说一下，高个民警征求了辛仪的同意后从包里拿出纸和笔。金戈看辛仪一眼说，没啥说的，就是走到我家楼下，从对面过来一个小子，什么话也没说就拿刀捅我，事就这样。他的态度出奇地冷淡，房间里的人都没料到。金戈，把事情的整个过程包括刚开始怎么样，中间怎么样，都跟人家好好说说，曲文红着起急来。文红，没啥说的，就是一个人路过我身边的时候突

这些。她知道辛仪嗓子不好，两人喝了一口。姐，国强，他过得怎么样？找人没有？李艳杰放下酒杯后问道。挺好的，跟原来差不多，找没找人我也不大知道，辛仪略停顿一下答道。自从李艳杰走后，平日很少再见到马国强的影子，曾听丈夫叨咕过，好像跟一个二十来岁的小姑娘在一起过呢，辛仪不想把这些说出来，虽然李艳杰与小叔子早已离婚了，但还是不想叫眼前这个妹妹伤心。

辛仪是一个敏感的女人，从刚才提起马国强时李艳杰的神态她看得出来，虽然一切都过去了，但在艳杰的心里对前夫还是没放下，只不过她不明白，按理，世上对李艳杰伤害最大的男人是马国强，那为什么一提他的时候，能叫他国强而却直呼曾是大阿哥的名字，难道在她心里怨恨大伯哥的程度竟比前夫还严重吗？

艳杰，这么长时间你还一个人过？辛仪话题一转。一个人，但也不缺男人，李艳杰略停顿一下答道，男人如衣服，想穿就穿，想换就换，时代不同了，只要有钱，姐，这个社会啥都可以玩，包括男人，她补充道。人怎么变成了这样？辛仪有些不愿意听，但一想到李艳杰那段无性的日子心里也释然了一些。艳杰，这次你回来去看看国强不？辛仪抬头问道。李艳杰的神色顿时黯淡了许多，姐，人都离了见不见的没啥意思，你说呢？不是一家人了，啥都变了，她叹口气把眼睛投向别处，人为什么要这样？辛仪也很难受，拽出几张面巾纸递给李艳杰。

姐，你和马国维怎么样？过得挺好的？过了一会儿李艳杰转过头来。不好！辛仪摇头。为啥啊？难道你听别人说啥了？李艳杰有些奇怪，马国维对媳妇好她是知道的，反过来辛仪的温柔贤惠她也是清楚的，这夫妻俩虽说不上恩爱有加、比翼双飞但也是琴瑟和谐。

姐，他外面有人了怎么的？李艳杰眨下眼。不是，是我喜欢上了一个男人，辛仪答道。好久了，除了马国维她不曾把这件事对任何外人说起，此时竟然有一吐为快之感。李艳杰哦一声显然有些惊奇，对于辛仪这个嫂子她是太了解了，平日一般的男人包括有钱有权有才华的，她从不放在眼里，如果她不说，自己万万想不到她竟会在感情上出事。

我们只是，只是彼此投得来，忽然想到“投得来”三个字，觉得用它来比喻自己与金戈之间的关系最为妥当，我们从来没做过什么违

的，一股怒火顿时冲上她的心头，想都没多想，她啪的一声把手机狠狠地摔在地上，四周马上寂静下来。

姐，咱们回去吧姐，一辆出租车从后面开回来，李艳杰推开车门下来一把拉住辛仪。姐，你要干什么啊？你看都几点了？半夜十二点了啊，李艳杰哭着央求道。看看一旁打着火的出租车，再看看满脸泪痕的李艳杰，辛仪寒冷绝望的心中升起一股暖流：原来这个妹妹竟一直打车跟在自己身后！

艳杰——眼泪从辛仪眼中流出来，多少的委屈不解、多少的愤怒屈辱、多少的感激情义全部化作了泪水，姐——李艳杰喊一声两人紧紧抱在一起。

哎，你还走不走了？一旁的出租车司机不耐烦地喊道，两人擦擦眼泪坐进了出租车里。司机用奇怪的眼神扫了辛仪一眼，车一掉头向市里开去。姐，上我那去吧，李艳杰握着辛仪的手轻声问道。不，我回家，辛仪摇头，自己的事自己了，即使再好的人也帮不上忙。李艳杰暗叹口气，姐，那，我陪你回家吧。车此时已经进入市区，辛仪没说话只是再次摇下头，艳杰，我没事，她对李艳杰苦笑一下。那，你得答应我不能干傻事，李艳杰盯着她有些不放心的说道。辛仪吁口气点下头，其实从刚才自己一上出租车的瞬间起她已打定了注意，自己断不会为马国维这个龌龊肮脏的男人而搭上自己的性命，太不值了，不为父母儿子也不为自己，就是为了，为了金戈也不能。

现在她倒想见见这个仇人，想听听他对自己当年的禽兽行为到底有何解释，她想看看他丑陋的嘴脸，只是她有些担心，担心自己会一时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而做出什么冲动的行为。

没多久车来到了辛仪楼下，与李艳杰挥过手后她打开了自家单元门。

媳妇，你回来了，手机怎么回事？怎么打都不通，急死我了！一直没睡焦急不安的马国维见辛仪推门进来，忙从一旁欣喜地走上前来，辛仪以非常陌生冷然的目光扫他一眼，强忍着满腔怒火，什么话也不说鞋也不脱直接向卧室走去。马国维顿时一愣，结婚十多年，从来没见过辛仪的脸色如此冷漠，即使前几天小产后对自己也没这样过，况且如此爱家爱清洁的人进门竟不换鞋，太异常了！难道出了什么别的大事？媳妇，累一天了，水我给你烧好了，洗个澡再睡吧，他跟在身后

势很特别，向左侧卧在病床上，一条长长的绷带自后背绕过来围着左肩通过右肋缠绕了一圈，右手背点着吊瓶。闺女，没事，金戈故作轻松地动下左肩膀，后背的刀口生出一阵疼痛，他不由得皱起了眉头，看来曲文红下手还真不轻。爸爸——宁宁的眼眶中又噙满泪水。闺女，就你一个人啊？金戈故意向四周看了看，不是，二姨姥爷小姨姥爷在外面呢，我去喊他们？宁宁抹把眼睛站起身，金戈忙示意女儿坐下，此时除了女儿他不想见任何人，甚至包括医护人员。半个月不到，自己又住进了医院，被人用刀攘了一次、砍了一次，而第二次砍人的人却是自己的媳妇，怎么说啊？外人怎么看啊？

其实不用看，自己脸上被曲文红抓伤的痕迹已经把一切都告诉给世人了。对此，金戈不害怕也不后悔，自从与辛仪相恋，对今天发生的这些，他早就做好了准备，虽然有些事情超出了他的意料，现在他只是有些担心和自责。一是担心曲文红知道电话中的那个女人是辛仪后会去找她，依曲文红的性格他担心辛仪的身体会受到伤害，二是看到女儿现在的样子而自责，觉得有些对不起女儿。

身体活动不方便，他冲女儿笑笑。爸爸，妈妈在家呢，挺好的，二姨姥小姨姥都在那呢，宁宁说道。金戈点点头，多好的孩子啊，他明白女儿要表达的意思，可惜——闺女，你记住了，在爸爸住院的时候千万不要和你妈妈一起呆在家里，到二姨姥家去住知道吗？实在不行就到姥姥家，他神情郑重地叮嘱道。曲文红挥舞起刀的一幕令宁宁终身不忘，心悸犹存的她使劲点了下头，正在此时门一开走进两个人来。

金戈忙闭上双眼，二姨姥爷小姨姥爷，宁宁站起身。两人走到病床前，宁宁，你先出去一会儿，我们几句话跟你爸爸说，曲文红的小姨夫对宁宁说道。宁宁看他们一眼又侧头看爸爸一眼，有些迟疑地走了出去。金戈，不是我说你，你看，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你这是干啥啊？曲文红小姨夫轻咳一声后说道。金戈仍旧装作没醒的样子不吭声。金戈，你也知道，当年给文红说对象的人可不少，机关的做买卖的，啥人都有，当时你是啥？一个体育老师，但我们却把她交给你了，你说，今天你整的是哪一出啊？曲文红的二姨夫不无责怪地说道。

想起当年曲文红不管不顾地跟着自己，金戈也有些愧疚，那时曲文红正当妙龄，人漂亮工作又好，还有一个做领导的姨夫，上门求亲

何一个苦字了得！金戈慢慢垂下手臂。金戈，不好了！你快去看吧！还未等他缓过神，医院的朋友又一头闯了进来。

怎么了？看见他慌乱的样子金戈站起身。金戈，你家文红在住院部一楼烧纸呢，快跟我走吧，朋友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啥？金戈大惊，忙随着他向外跑去。

来到二楼到一楼的楼梯，金戈向下一看顿时惊呆了：住院部一楼大厅正中央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半跪在那里，正把身边打开的黄纸几张几张地烧着，她的右手边放着一把蒙古剔，正前方摆着一个“辛仪是婊子”的条幅，许多人围着半圈远看着，两个保安也傻了眼。大厅里黑烟滚滚，金戈的脑袋嗡地一下，眼前一黑：曲文红好歹说是公务员、国家干部，怎么能这样？

医院朋友看出了不对，忙上前扶住他，而曲文红对周围的一切都没有感觉，仍旧自顾自地烧着纸，见手边的纸没有了，便把一旁带过来的衣服扔进火中。金戈的身子禁不住晃了两晃，用手扶住墙努力不使自己摔倒。没有人敢上前去劝止曲文红，有两个警察刚从一旁悄悄往前走两步，看见曲文红摸起刀放在自己喉咙处后，便又都无奈地退了回去。金戈，还是回去吧，朋友看眼大厅转过头劝道。金戈摇摇头一把推开他，对也好错也好，情也好孽也好，所有事情因自己引起，只有自己出来才能解决，他踉踉跄跄向前走去，此时大厅中围观者的目光全向他投过来，曲文红也看到了他，扫了一眼没有动，拿起一件衣服扔进熊熊的火中。

在离曲文红半步远的地方金戈站了下来。为啥非要这样？难道一点余地都不留吗？他哑着嗓子问道。对！你说对了，我就要这样！就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她是个破鞋！我就想让她死！怎么的吧？心疼了？看不下去了？曲文红转过脸冷声说道。金戈的心如掉进冰窟窿一般，看着眼前这张很陌生甚至有些狰狞的脸，他实在不敢相信这就是同自己在一个被窝中睡了十多年的女人，是什么让她变成了这样？难道真的是自己的问题吗？

你想叫我放过她也行，曲文红看他一眼，用手指指周围，你现在给我跪下，说声辛仪是破鞋，我立马就走，怎么样？

好，好，金戈点点头连说了两个好字，曲文红，你不就想要个说法吗？好，我现在就给你！他弯腰把曲文红身边的那把蒙古剔拿了起

来，想不到千里迢迢费这么大力气带回来的这两把刀竟成了自己了结事情的工具，世事何以如此弄人？罢了罢了，与其这样纠结遭罪，还不如一了百了，伤心失意到顶的金戈把刀拔出鞘来。你要干什么？察觉到有些不妙的曲文红惊恐地瞪大眼睛。你不想死人吗？好，我死给你看，金戈嘴角掠过一丝淡淡的笑，不——曲文红大喊一声爬起来去抢金戈手中的刀，但是晚了，金戈手腕一翻噗的一声，那把蒙古剔直直地捅进自己的小腹中。

曲文红呆了，周围其他的人也呆了，时间如静止一般，金戈抬起眼无力地看了曲文红一眼，右手一用力把刀拔了出来，鲜红的血顿时流出来，他怪笑一下第二次举起了刀……

不——与此同时在金戈身后响起一句同曲文红一样的喊声。曲文红一把拽住金戈的手把他拥进怀中，金戈，她的眼泪流出来，一脸的悲戚之情。金戈！此时辛仪也跑了过来。滚开！曲文红一把推开她，原本要骂破鞋的话到嘴边又咽回肚中，金戈看辛仪一眼露出一份笑，文红，都过去了行吗？回过头他用微弱的声音对曲文红请求道。曲文红不说话只是一个劲地掉着眼泪，知道曲文红恨意未消，金戈叹口气闭上了眼睛。快，快送急救室！辛仪上前一把扶住金戈，仰起头向旁边大声喊道，同时一只手紧紧捂住金戈的刀口，这一次曲文红没再推她，立时上来了几个人，大家七手八脚地架着金戈向一楼的拐弯处走去。

金戈觉得自己这一次是真的要死了，整个人都飘了起来，乱哄哄的嘈杂声越来越远越来越少，耳边时不时可以听见辛仪金戈的叫声，可是慢慢的他却连这个也听不见了……进到急救室的时候，金戈已昏迷过去，医生马上展开急救。金戈，你醒醒，金戈——辛仪一遍一遍地叫着喊着，可是无论大家如何努力，金戈的眼睛始终没有睁开。

辛主任，先送病房打针观察吧，如果明天还醒不过来——医生说到这无奈地对辛仪摇了摇头。作为同行的辛仪知道他没说出的是什么，欲哭无泪。现在金戈小腹的刀口已止住了血，并且正在给他输着液，至于能不能度过危险期，只能看天意了。

金戈醒来的时候是第二天早上八点多，曲文红与辛仪一直陪着他，十七八个小时里她们共处一室，既不说话也不争吵，叫人不可琢磨。当看到金戈睁开了眼睛，曲文红挂着泪水却无声地离开了病房，看着

远处的辛仪说道。没等对方反应他便挂断了电话，他对辛仪说的话很短，不说不对，可说多了又怕刺激到曲文红，话虽不多但意思却很明白，一是告诉辛仪他迟迟不走的原因是因为女儿出事了，二是说女儿现在已没事叫她不要担心，他要去处理剩下的事。

也不知道辛仪懂不懂自己的心思。

曾几何时，面前的这个男人对自己也曾如此关爱有加，而如今他的心却转到了别的女人身上！曲文红感慨不已，望一眼辛仪她一头钻进停靠在身旁的出租车中。金戈略停顿一下也拉开了车门没再去看辛仪。车没走几步，金戈的手机发出声响，我懂，你去吧，有什么事电话联系，是辛仪发过来的短信。金戈喉结动了一下，把脸转向车窗外，师傅，你快点！过了一会儿他转过头对司机说道。

火车站候车室治安民警值班室里，宁宁坐在一旁的沙发上。宁宁你怎么了？你还好不？曲文红几步走上前边落泪边上下打量女儿。妈——一直面无表情的宁宁再也忍不住一头扑进曲文红的怀里，金戈的眼睛也红了起来。好了，你们是金宁宁的父母？过了一会儿一位女民警问道。金戈曲文红互看一眼点点头。哎，考试？早恋？还是你们大人的事？不明白了，你们家到底怎么了？至于把一个孩子逼成这样吗？原本想好好说的女民警话到嘴边还是忍不住教训起眼前的这对夫妇来。

你家闺女刚才要卧轨，被我们发现了，一旁的另一位男民警说道。什么？金戈曲文红的脑袋各自嗡一声，这孩子怎么这样？两人的脸吓得一时失去了血色。幸亏被我们发现了，否则你们哭的地方都没有！女民警仍旧悻悻不已。谢谢你们啊，谢谢，金戈擦拭一把冷汗连连点头，昨天听宁宁说如果父母离婚她就去死，当时还以为她说的是气话，今天要不是及时被人发现，那结果——要是那样自己也不活了！女民警看宁宁一眼，问她半天了，什么都不说，后来好歹把你电话问出来了，今后不管怎么的，别对孩子要求那么苛刻知道不？毕竟是孩子嘛，她的语气软了许多。宁宁，你怎么这样傻啊？曲文红哭着把抱着女儿的手紧了紧。妈妈，爸爸，我不让你们离婚，你们别离行吗？宁宁仰起一张泪脸，看看母亲继而又看看父亲。看见女儿祈求的目光金戈曲文红不由得各自低下头去。你们走！都走！不要你们管我！明白了爸爸妈妈离婚已成事实的宁宁一把推开曲文红发疯般地大喊起来。

的一切福利待遇，教学成绩好的教师重奖，不好的更换岗位。

散会以后金戈又连续召开了校级领导会、中层以上领导会、教师代表会，围绕自己所制定的办学思想制定出一系列细则，等这三个会议都结束的时候已是下午二点多钟。什么病用什么药，针对三十二中这个任何条件都落于人后的学校只能用猛药。高考制度不变，学生的学习成绩将永远是初级中学的生命线，金戈想就以此为全校工作的突破口，并且坚持五年内不动摇。

不管自己将来离不离开这里，在这一天就得对这负责，而剩下来的事，对于他这个一把手来说很简单，只认规则不认人。他相信，只要自己站得正，短时间内，全校的工作脉络一定会清晰透彻，教师的积极性会得到进一步的激发，校园风气也会变得端正和谐。

他喘口气拿过手机，大半天只顾忙了，也没来得及问辛仪一声。喂，你在哪儿呢？辛仪的状态比昨天好了许多，我在三十二中呢，金戈如实说道，今天不说就是隐瞒或欺骗了。你在那儿干啥？检查啊？辛仪觉得很意外。金戈把事情的原委大致说了一遍，当然没把贬职的真正原因说出来。辛仪，你不知道，这可好了，不仅老师朴实，而且环境也好，像别墅一样，真的，哪天你来看看？他装作很欣喜的样子大声说道。辛仪没说话却在那头哽咽起来，从管理师生三千多人的市重点中学到加上工人不到二百人的学校，她知道其中的概念是什么，而自己一定是造成这一变化的主要因素。

哎，我连续开了好几个会，制定了好多机制，都累死我了。放心，两年，两年以后我保证叫三十二中成为全市名校，那时老师也好学生也好都会排成队想来。告诉你，不好的，我们还坚决不要呢，你信不信？金戈仍旧说道。辛仪哭出声来。你看你，这是好事，逆境之中方显英雄本色，再说除了上班有点不方便这里真挺好，金戈说道，你就瞎说吧，过了一会儿辛仪无奈地叹口气……

### 第四十三章 左右为难

没两天金戈租了个房从宾馆搬了出来，安顿完以后，他把女儿从曲文红的父母家接了过来。喂，今天我把宁宁从咱妈家接出来了，他给曲文红打了个电话。曲文红哦了一声没再说别的，她知道自己性格



十，单位已没有什么事情，再过一会儿就要吃午饭了，她打电话问问母亲那头还需要买些什么不。还没等她拨号手机却先响起来了，一看号码她笑了，一定是父母兄妹他们着急了让自己快点回去呢。妈，我刚收拾完，马上就下楼，别着急啊，对了，家里还有啥没买的？我到超市再买去，她大声说道。电话那头却没有人说话。喂，妈，怎么回事？说话啊？辛仪拿下手机看了看显示的仍是通话状态，妈，信号不好怎么的？她着急地喊道。

闺女，是妈，过了几秒，电话那头传来辛母的声音。妈，你看看线插没插好？刚才我都喊你半天了，辛仪说道，母亲用的是座机，是不是线路有些虚连啊。闺女，妈想跟你商量件事，母亲的口气却异常凝重。妈啥事啊？你说呗，辛仪有些奇怪，母亲的口气怎么怪怪的，而且还吞吞吐吐的，跟以往一点都不一样，出啥事了怎么的。闺女，妈要说完了你可千万别多想，你得答应妈，辛母说道。

辛仪觉得越发不对了，妈，你说什么呢？你到底想告诉我啥啊？是不是家里出啥事了？是不是我爸身体怎么了？辛仪喊起来。不是，你爸和我都挺好，老太太忙说道。那到底怎么了？辛仪实在有些忍不住了。

闺女，咱老家有个习惯，离了婚的闺女不能回娘家过春节，要不对哥哥啥的不好，你看——辛母似下了很大努力犹犹豫豫地说道。辛仪头嗡的一声，闺女，闺女，没事，我和你爸还有你哥他们都商量了，过完初一就去接你去，你别上火啊，辛母忙又说道，话还没说完却哭了。辛仪的眼泪落了下来，父母是世界上自己最亲最亲的人，妈妈的家是自己永远停靠的港湾，想不到一向慈祥对自己甚至有些溺爱的母亲竟然为了一个什么习俗大过年之时把自己拒之门外！她的心瞬间冷到了极点。

闺女，你看，我和你爸年纪大了啥都不怕，但你哥啥的还得过日子，如果真出点啥事也不好，就两天，咱们不差这两天，完事，我和你爸亲自接你去，辛母哭着说道。

妈，别哭了，哭坏了身体不好，没事，我不回去了，辛仪抽下鼻子强忍着说道。闺女，妈对不住你，母亲的哭声更大了。妈，好了，我不说了，辛仪擦把眼泪挂断了电话。手臂垂下的那一时刻，辛仪浑身似散了架一般一下子瘫坐在一旁的沙发上。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神志